

性学博士忏悔录

张竞生原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性学博士忏悔录

张竞生 原作 李洪宽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性学博士忏悔录

张竞生 原作 李洪宽 编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号)

长沙市彩色商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80千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204-04512-2/K·323 定价：18.00元



哲学家应有他的态度：就是对于不应得的名誉与毁谤，都不必去关心；但痛自改过与竭力向上，却是应该的。

——张竞生

写在前面的话

张竞生先生，广东潮州饶平县人氏，系我国二三十年代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张先生早年负笈留学法国，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哲学教授。他是我国最早倡导实行“性育”“避孕”和“节育”的学者之一。他痛感于在封建礼教下的性禁锢主义给我国男女造成的种种痛苦，奋而提倡性的权利、性的自由，提倡用“情人制”替代“婚姻制”，提倡“试婚制”，是以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张先生本人也被斥为“淫虫”和“诲淫诲盗”。在当时，人们赠了他一个“性学博士”的雅号，其味自是毁多于誉。而张先生则认为：“哲学家应有他的态度，就是对于不应得的名誉与毁谤，都不必去关心，但痛自改过与竭力向上，却是应该的。”为宣传自己的性学理想，张先生在上海创办美的书店，翻译出版了大量通俗性(普及性)的欧美性学丛书。在这期间，又出版了《性史第一集》及《第三种水》等小册子，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他与主张画裸体画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称为当时的三大“文妖”。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去，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当时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张竞生的性学体系，的确有一些荒唐和值得商榷的成分，然就其主体而言却是至情至性的，乃至可说是跨时代的，是从人性底层结晶出的矿石，愈经时间的磨砺而愈加焕发

光泽。

尤其是张先生的一生既充满了奋斗的磨难更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少年时曾投奔孙中山先生，参与营救刺杀清摄政王的汪精卫，青年时代两次游学法国，并先后曾与十数名法国女子有过风流艳情，在国内也曾有过几位红粉知音，甚至到了垂垂老年还与一位37岁的少妇同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女子，特别是那些风流的法国女郎，她们对性所持的开放和享乐的态度，对于张先生的性学理想的构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竞生先生是个自然主义者，亦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中最为崇拜的学者就是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卢梭的《忏悔录》对他的影响可谓大矣。张先生在这部自传中以一个哲人的坦诚，记录了他的整个性史和性学观点。用张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怎样的事情，就怎样写去，不自欺更不可去欺人。”这使我们想起卢梭《忏悔录》中所写的那句名言：我敢站在上帝的面前说，这就是我。

至于其他，夫何多言！

编 者

序

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薛 汕

1988年8月3日，我在北京《中国文化报》写了一篇《张竟生百年祭》的短文，无非对张老表示钦佩哀悼之意；同时，为张老的故乡举行“张竟生博士学术思想讨论会”投一赞成票。

我不是研究性学的，纵置一词，不外作一个普通人发言。我认为应该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不能做白丁而成“愚昧的国民”，以致遗患无穷。

从张老20年代初倡导“性育”起到80年代的回头一看止，事实已证明他是对的，忠言逆耳，功莫大焉。

李洪宽先生是研究性学的，已把张老的自传文字，编辑成《性学博士忏悔录》向我索“序”，在介绍上，说我是张老的学生，愧不敢掠美，以学生来说老师，或则了解多些，可是我这个“学生”，又不全是，因为张老当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时候，我还未到金中上学；他已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我才赶上，只能得到一点余教。他在校中的影响，出类拔萃的办学成绩，莘莘学子，毕生难忘。以至有关他的故事，反对封建礼教、介绍新思想、新潮流的一些做法，流传不止。如今回想起来，这就是革命，就是为民主而奋斗，后来泛称“广东革命策源地”的思想基础。

我是在30年代读了他有关美的爱情定则和卢梭的译作，认

真说来，似懂非懂；在这以后，从抗战军兴直到1949年前后，他所写的文字，几乎没有读过。倒是近一二年，才补读了他的诸如《浮生漫谈》等著作。张老一生坎坷，中年以后息影家园，从事农村经济的开拓实验，成就很大。但从他的个人历程来看，那时已经近乎“忏悔”的阶段。

说是忏悔录，只表示对他所主张的，仍加尊重；虽得不到实行，而所遭遇的却不应有。这不外是一位勤勤谨谨的老前辈，作为愤懣的代语。

如果说，卢梭是民权思想的先驱，张老不仅受他的影响，而且一生近似。所不同的，卢梭是个悲剧的角色，张老在扮演了悲剧的角色之后，有了他的新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火光，正在一天天上升，还将越来越得加以承认，他是焰火，要照耀着一个色彩斑斓的国家。

现在，不能不推崇他的胆识，不能不为他所主张的，再努力奋斗，来个接力跑。反封建主义没有完，民主与科学比翼双飞，不能偏废。

我建议李洪宽一定要写这么一些研究张老的性学见解、评价的文章，做点科学普及工作。他接受了，这一部书已施行议论了，哪怕不多，很好很好，让读者都接受现实的教育吧！

直到现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崇高目标远没有完成。封建主义披着其他的外衣，用各种不同的标签，哄人骗人，比比皆是。擦亮眼睛，不再上当，应该成为每个人之所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分辨。张老的著作，可以起到重温的作用，何者是封建，何者是科学，何者是真正救国救民。

泛谈大道理不必多，还是就具体事例谈一下性教育。这个问题，不仅是男女性的问题，而且具备与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涉及到下一代是不是优生优育，能否有天慧以及一个民族

健康发展的前途。可以看到：多少男女在这方面所出现的悲剧，岂但已成医学上所无法挽救的患者。更可以看到：不实行节育，导致人口膨胀的紧张局面。当年，张老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被看做笑谈，人微言轻，变成奇谈怪论。几十年后马寅初提出的时候，已经不是优生，而是涉及社会生产的发展原则，人口与经济的比例失调。11亿人口，吃什么、住什么，比不了什么亚洲腾飞的四条“龙”，还得忙于经济改革与开放……任重道远，不继续走不行。假如说：不要事后“诸葛亮”而能早些想到张老的主张呢？何至今日！

价值就在这里。

性科学，我读过潘光旦翻译的霭理斯《性心理学》，其实，此书个别篇章张老早就翻译过来了，叫“霭理斯小丛书”，其他迟迟后译，相距有十几年之久。但是，从“五四”运动到抗战军兴，简直是两个不同的局面，不佩服张老的胆识，而斤斤计较于个别小处，譬如说“性交的丹田呼吸法”，以此纠缠不休，助反对张老之澜，否认张老更重要的主张，更是失策。

也一直到现在止，《性史》的实例，即使科学的分析少些，写的方法偏些，有点像记叙的小说，也不能就此否认张老在性心理方面的贡献。作为中国的性心理学，没有中国的特点是不行的。潘光旦在《性心理学》的译作中，大量用中国诗词、笔记作注释，又何曾不是同样的道理。

至于有人把《性史》作为“小说”读，不是著作本身的问题，而是错误地使用工具的问题。至于假冒《性史》以后各集，那是恶劣市侩所制作出来的，与张老的最初动机无关。

这方面，张老是很有明见的，他在《性史·序》中说：

“惧的是因为暗中流通得太厉害了，不免有些奸商从中取

利把这本书原意好处改窜做坏的了，而使他从最正经的变成为最淫的了。故我预先声明：若此书将来变成为淫书多因为一班人不许他公开研究的缘故。”

可以说，不幸而言中。他的一生，有一半是得不到理解，“不允许他公开研究”，作为神秘，看作侵犯了封建王国的体面。实则维护封建主义的人，男盗女娼、色情狂的不少，不过外表道貌凜然而已。可喜的是不理解不等于能否认事实，经过时间的考验，还可以证实他所倡导的性教育没有错！而他，作为研究别的科学，后半生所从事的农村工作，更是说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正如在学术思想研究会上，学者们众口一声评说：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性学家、教育家、社会学家。

张老的著作，在公共图书馆中，偶有，不外一二种，一般难以见到。这是一笔遗产，有必要重印，再见天日。现在，李洪宽编辑这一部书，系张老的自传，也是踏破铁鞋还不能找全，其中，还少了一篇“我的婚姻”，无法全美。

对于他的一生该如何看，自传已提供事实。他自己很坦白，实事实说，毫无遮盖，包括他的“情史”，更是内情毕露。在这方面，恐怕现在的人，还不能像他那么有勇气。他所写的，有些地方过多地写到性问题。这一点，不是以“黄色”来吸引读者，他不是市侩以此来牟利，也就谈不到有不良的“黄色”动机了。他不是写小说而是以事实为根据，写自己的心情、经过，没有故意编造的痕迹。他所以写到性，也写的不很少，主要是要说明他的主张，在性问题上的观点，用实际来加以印证。自然，这些印证不一定就是科学的结论，例如“第三种水”，或者用别的名称，究竟是怎么个现象，它的产生以及在肌体上的作用，都有待加以辨析，不过那是自传以外的问题。

因此，这个自传，是他对某一问题的佐证。何况，他没有从头到底写自己的经历，或一般常见的年谱式传记，而是想到写到，为有所“触”而写——触者，需要写就写。什么是需要？自己的观点要阐明，人所不了解的要演绎。他叫“漫谈”，所以不循规蹈距也。

我已碰到有些人，一张口就谴责他乱搞男女关系。如果再看这些记述，就会以流氓相视，认为违反伦理道德，不守婚姻制约。这都属于在封建主义中生活惯了，在思想意识已凝结而不自知，不管有意无意，都不值得去计较。但作为不同制度、不同时代的产物，对客观存在加以苛责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倡导人入学他的样子，只告诉人们，在性的问题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事实，能作科学的证明，就是有学理以为根据。正如他所说的：“他所要写的是事实，事实如何便写如何，这才是科学家的态度。”“他写出来，乃写此人于某夜曾做过这样事，并不是请别人去模仿他。”则已交待得一清二楚。受影响是属于别的客体，与主体无关。以客体所做的事情要主体负责，就未免失之忠厚了。

我在上面所说的，也许对张老多说一点溢美和维护之词。但是，张老不是完人，在这个哲人身上，可以看到不能成为“完人”的地方，有极其多的教训，到今天，也有现实的意义。这些教训是什么？他自己察觉了，不是懊悔而是忏悔不合时宜也，不是学理本身的错误，而是未与时宜取得一致，包括在推行一个学理的舆论准备。作为人际关系，尽可能做到使舆论加以支持和适应的问题。

当我正在写这篇“序”的时候，读到法新社莫斯科3月24日电，抄录如下：

据前苏联一名叫伊戈尔·科恩的性学专家对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如果说：苏联是世界上流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的话，其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性知识教育“水平太低”。

这位《性学入门》一书的作者认为，今天领导苏联儿童青春期教育学的保守派与美国60年代时的保守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时，他们也禁止在美国进行性知识教育，因此，造成流产人数的急剧增加。

这位性学专家说，这正是目前苏联发生的情况，他认为，只有通过新闻媒介来普及性知识教育才能阻止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

这位专家不无遗憾地说，尽管我们的政策增加了一了些透明度和民主气氛，但我们的报纸、电视仍不喜欢公开谈论性教育、性道德、男女关系以及甚至生理卫生等问题。

科恩说，正是这种愚昧无知妨碍了女青年和成年妇女去实行“计划生育”。他认为，“苏联三分之二的离婚案是由于夫妻双方的性生活不和谐造成的”。

中国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是不是已没有问题而且不存在性学上的反常现象？恐怕不是天下太平而是一个值得加以反思的禁锢王国。

也无妨“立此存照”，照一照镜子，张老当年所提出来的，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也值得在今天，加以反思，怎样迎接即将到来的21世纪！



写在前面的话	(1)
序	薛 池 (3)

第一部 我的身世 (1889—1912)

1 我的童年	(1)
2 我的家庭	(5)
3 学校生活	(7)
4 黄埔陆军小学	(10)
5 投奔孙中山先生	(13)
6 盲婚·入震旦学校	(15)
7 陈璧君约我救汪精卫	(17)
8 南北议和做秘书	(19)

第二部 留学外史 (1912—1919)

1 花都—巴黎	(22)
2 朋友死于梅毒	(24)

3 情感热烈的法国人	(26)
4 初学接吻	(29)
5 和瑞士女郎柏拉图式的爱	(31)
6 风味不同的法国情人	(33)
7 莱比锡的一夜	(35)
8 最美的秋天旅行	(37)
9 欣赏古迹	(39)
10 留学浪漫曲	
(1) 让我回忆甜蜜的往事	(41)
(2) 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	(43)
(3) 请恕我这个薄幸儿吧	(45)
(4) 伦敦：鸿爪雪泥的爱情	(47)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奇遇	
(1) 她占了我的一页情史	(49)
(2) 邂逅女诗人	(50)
(3) 她是香妃再世	(52)
(4) 爬到树上寻欢	(53)
12 有情人没成眷属	
(1) 她是西方的史湘云	(56)
(2) 向老妇学习房中术	(58)
(3) 在古堡中紧紧拥抱	(60)
(4) 领略浪漫派的真谛	(61)
13 三个月的情侣	
(1) 一首美妙的情歌	(64)
(2) 她扮成山林女神	(65)
(3) 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	(67)

(4) 玉楼明月长相忆	(70)
14 爱情定则.....	(72)

第三部 哲学教授与美的书店（1920—1928）

1 当上金中校长·上书陈炯明.....	(79)
2 提倡节育与优生	(81)
3 和李大钊共事北京大学	(83)
4 哈尔滨：我和情妇回到自然	(88)
5 开始研究性学	
(1) 提倡性的自由	(90)
(2) 法国性解放的影响	(92)
6 《性史》引起轩然大波	
(1) 第二集性史不敢出版	(94)
(2) 上海文氓冒名出性史续集	(95)
(3) 我应该痛改前非	(104)
7 我的性欲升华了	
(1) 在上海开美的书店	(107)
(2) 法院控告我著淫书	(109)
(3) 许多漂亮的女店员	(113)
(4) 深夜里她娇声喊肚痛	(115)
(5) 美的店员和我	(116)
8 调笑夏丐尊梁秋实	(120)

9	《第三种水》及其他	(126)
10	褚女士离我出走	(133)
11	“宣传性学、毒害青年”	(141)
12	西湖的印象	(145)

第四部 再度出国 (1929—1933)

1	计划出版浪漫派丛书	(148)
2	“世界名著”计划破产	(150)
3	第一流妓院：玻璃宫	(153)
4	彼此全身都酥软	(155)
5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157)
6	梦 境	(160)
7	乘长风破万里浪	(162)
8	打发无聊的时光	(164)
9	恨不当年娶洋女	(166)
10	我在法国学了些什么？	(168)

第五部 我的隐居 (1934—)

1	我的故园	(171)
2	人生乐事浴温泉	(179)
3	适意事：建设	(181)
4	四鬼重生记	(183)